

中国秀
金萍主
编 106

中国传统文化系列读本

诗词歌赋

付泽新
赵峰
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山西教育出版社

中
国
传
统
文
化
系
列

本

中国
金萍主
编 秀
106

中国传统文化系列读本

诗词歌赋

付泽新
赵峰
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山西教育出版社

关于诗词歌赋—（代序）

中国文学的发展如一条长河，从最初的涓涓细流，最后汇聚成浩瀚的海洋。诗、词、歌、赋如滔滔浪头，翻卷成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瑰宝与精髓。它们是如何产生的？它们是如何发展的？在文字的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故事？

在我们童年的时候，或许就跟随着父母背诵过简单的唐诗，在课堂上，或许就在老师的指导下阅读过华美的辞赋。在当今急速发展的社会，我们不禁要问一句：文学是什么？文学是一种力量，同样也是一种凝聚在血液中的生命记忆。文学的力量在于当你困厄的时候，能静下心来听一听先人的声音。你可以选择“路漫漫其修

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你也可以选择“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你会发现你在人生困境中并不孤独，你的心灵透过泛黄的纸张与千百年前的文人交相会合，如遇老友，可侃侃而谈，可推心置腹。文学能够让你静下心来，因为它很广远。文学并不是严肃的学术式的理论探讨，而是一种对话与发现。

文学最初的起源，并不是文字，而是先祖们嘴里发出的一声声呼喊。这或许是无意识的情绪的抒发，但是却成为了文学最原初的啼鸣。中国文学在早期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形式，而是诗、乐、舞互为交缠，并与原始宗教一起构成映射在心灵中的投影。我们可以想象，先民们围着熊熊燃烧的篝火，唱着属于他们那个洪荒年代的歌曲，火光与舞步混杂成一幅流动的油彩画。只可惜音乐不能够通过纸张与浓墨穿越时光的隧道与我们见面，唯有入乐的歌词被记录在文本与史料中，成为留给我们后世子孙的民族灵魂。

当我们回顾民族的历史记忆，翻开那些尘封着的文字，我们才发现，我们的心思与古人是如此切近。吟诵着一篇篇诗词歌赋，我们虽身在当下，却心为古人！

目 录

关于诗词歌赋（代序）——/001

诗——/001

一 千年《诗经》：温柔古朴流诗源——/012

二 羁旅思情：无名的质朴诗篇——/024

三 建安诗坛：从此风骨入诗髓——/030

四 正始悲音：无可排解的苦闷——/044

五 采菊东篱：陶渊明的诗歌哲学——/052

六 声色大开：涓涓细流汇诗海——/060

七 繁音渐响：初唐诗歌的发展——/069

八 诗意禅境：王维的山水诗歌——/079

- 九 诗酒谪仙：李白的俊逸与潇洒 ——/085
- 十 如秋落木：沉郁顿挫唯杜诗 ——/101
- 十一 喻世陈情：白居易的诗歌创新 ——/115
- 十二 中唐之声：清冷奇绝的混合 ——/124
- 十三 晚唐余音：夕阳也曾无尽好 ——/130
- 十四 宋初诗坛：唐诗的模仿与创新 ——/135
- 十五 奇绝高峭：语出新奇山谷诗 ——/146
- 十六 家国忧思：陆游与宋诗中兴 ——/152

词 ——/157

- 一 华章初现：词早期发展流变 ——/163
- 二 才子词人：便自是白衣卿相 ——/174
- 三 大江东去：别是一番天地开 ——/190
- 四 玲珑作响：小令的婉转清悦 ——/204
- 五 自开自灭：晏几道与《小山词》 ——/214
- 六 女中英杰：李清照的词路历程 ——/220

七 诗书马上：词中英豪辛弃疾 ——/229

歌·赋 ——/234

一 诗从乐来：乐府诗歌的味道 ——/238

二 相映成趣：南北朝民歌 ——/247

三 大气磅礴：骚体赋与汉大赋 ——/256

四 情之所至：汉代抒情小赋 ——/265

五 文人雅兴：文人赋 ——/271

：诗

在中国文学中，诗歌无疑是一枚明珠。它诞生于上古时期先民的劳动歌谣与号子，历经无数的加工创造，终成为对语言进行巧妙拼接与契合的形式。最初的“诗歌”短促简单，有时只有两个字，常常伴随着狩猎时野兽的狂吼与围着篝火时人们杂乱的手舞足蹈。随着国家的产生，人们对诗歌进行了专门的记录与整理，《诗经》作为我国现存的第一部诗歌总集便由此诞生。孔子曾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诗歌至此已经发展成四言，读之朗朗上口，抑扬顿挫，古气盎然。《诗经》中的很多句子已经流传了千年，成为情感的载体。当我们读出“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时，会情不自禁地在脑海里浮现出水雾缭绕中，佳人那蓦然一笑。《诗经》并不是单纯的文学作品，文学在先秦分担了政治与宣传的职责。《诗经》分为风、雅、颂三部分，其中包含了对社会劳动生活的纪实，也包括庄严肃穆的祭祀用乐。可以

说,《诗经》开辟了中国诗歌现实主义的传统,用并不过分华丽的语调,传递着沉甸甸的内涵。

诗歌文学在经历了秦代焚书坑儒的浩劫后,在大一统的汉代又萌发出新芽,汉代出现了重要的音乐机构——乐府。诗歌与音乐总有着剪不断的渊源,随着时光的流逝,灵动的乐曲早已经失传了,但是文字却伴随着笔墨传承至今,给了我们一个回望历史的机会。乐府诗歌忠实地记录了汉代的风霜雪雨,直白中透着苦涩的味道。《妇病行》、《孤儿行》写出了底层百姓生活的不易,其中的生老病死是人生不可逃避的命题,包含着不舍与苦痛。在汉乐府中包含着对时间的无限感慨,“薤上露,何易晞。露晞明朝更复落,人死一去何时归!”人生苦短与及时行乐所蕴含的复杂性与矛盾性令人唏嘘。爱情是诗歌的永恒主题。“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这样的句

子被化用到影视剧中，何其热烈！何其饱满！汉代《孔雀东南飞》与北朝《木兰诗》被称为“乐府双璧”，开启了长篇叙事诗的传统。而文人诗“古诗十九首”则充满了雅气，它恰到好处地将诗情与语言结合在一起，五言诗开始逐步登上诗坛。

三国时期，天下三分，群豪争雄，曹氏父子鼎立文坛。曹操诗文古直，沧桑遒劲，有一股历经世事的豁达与进取。“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是一个男人的胸怀，“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是一个男人的气度。沿着历史的脉络，我们从建安诗坛转向正始文坛，政治开始为文学蒙上阴影，诗歌在语焉不详中表达着诗人内心的不甘与恐惧。阮籍用八十二首《咏怀诗》欲说还休地表达自己的心声，嵇康却以风流倜傥与放荡不羁的态度对抗黑暗，并以艺术化的方式迎接了自己的死亡。当现实与自我内心发生激烈的碰撞时，我们将何去何从，陶渊明给

了我们答案。在传统的文学中，陶渊明一直被定义为隐士。他躬耕陇亩，悠然自在，但是他在写下“寓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之前，也曾经拥有着不肯服输的志向，渲染着儒家精神的底色。读过陶渊明归隐前的诗歌，才能真正明白陶渊明生命中的多维向度，才能领悟到为何他在归隐田园时带着欢欣，又带着欲说还休的不舍。陶渊明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范本，一种哲学思考的方式，一个温暖慰藉的理由。

六朝时期诗歌的一个重要创新是山水诗的发展。出身世家大族的谢灵运成为这一转变的领军人物，山水逐渐成为审美的对象走入文学的视野。尽管这时的山水诗并不如盛唐山水诗那样优美成熟，但是却终于逐渐走出老庄玄言的影子，实现了一种自我心灵的追求。我们可以遥想当时的诗人们，面对着秀美山川，犹如一个初生的婴儿，极尽耳目之娱畅游于山河画卷中。他们是幸福的，他们拥有现代人无法企

及的自在与宁静，即使是面对生命的坎坷与愤懑，一壶浊酒，一双木屐，一册画卷，置身山林中便可偷得浮生闲暇。当然诗歌的产生不仅仅要有内容的创新，形式上的变化也至关重要。唐诗之所以能够达到中国古典诗歌的顶峰，与四声的发现与声律的使用有着莫大的关系。永明体诗歌创作就极为重视声律的相配，使诗歌“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沈约《宋书·谢灵运传》）。平平仄仄平平仄的搭配，从此走上了诗歌的舞台，一场诗歌的盛宴即将拉开华美的帷幕。

唐代，在中国文学史上是无比耀眼的时段，仿佛是浩渺宇宙中出现的无与伦比的群星闪耀，而唐诗也成为中国人精神记忆中最华丽的色彩。我们或许在童年背诵过“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或许听家里的长辈吟诵过“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却又是少年不知愁滋味；或许在课堂上一本正经地默写过“无边落木萧萧下，不

尽长江滚滚来”，若有所思地品味着其中的酸甜苦辣；或许于某个夜深人静的时候，闲来翻开一册唐诗，发现自己和千百年前的先人有着莫名的共鸣。生命在代代延续，诗歌也会混入我们的血液，犹如一个民族精神的基因，一次次地轮回。唐诗讲究风骨与兴象，前者如陈子昂的“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后者如张若虚的“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初唐时期的诗歌创作以“初唐四杰”为代表。他们才高而位低，又处于一个王朝生机勃勃的初期，他们的诗歌中包含着雄杰之气，一扫六朝绮靡委婉，尽是骨气刚健，感慨生命，不平则鸣，在壮大中有一股慷慨悲凉。正如王勃的那句“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昭示着唐诗繁荣的到来。

盛唐的诗歌无需再多说，篇篇都是珠玉，缤纷如胡旋舞娘跳动的脚步，令人目不暇接。王维的诗自在清新，禅意无穷，晶莹剔透，读

之使人宁静，如若水晶；李白的诗潇洒俊逸，行云流水，酣畅淋漓，读之使人舒怀，好似钻石；杜甫的诗，温柔敦厚，沉郁顿挫，忧国忧民，读之使人壮阔，却如美玉。跟随着诗人的一撇一捺，走入古时的悲欢离合，我们可以感受到生命境界的广阔，感受到人生的韧劲。经历了安史之乱，盛唐诗歌的发展画上了句号。战争使得民生疾苦，而这些苦难撞击着中唐诗人们敏感的心灵。令人眷恋的盛世伴随着青春年少一同消逝，人生如梦的感慨如幽灵一般徘徊在他们的心中，因此，中唐诗人的诗风大多清淡冷静，有一种淡淡的孤独。其代表如柳宗元的《江雪》——“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中唐时期的另一类创作是白居易的诗歌，他的著名论点是“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因此，白居易的诗歌通俗易懂，直指时事，充分发挥了诗歌的政治讽喻作用。到了晚唐，唐诗犹如夕阳散发出的最后一抹余晖，却是夕阳无尽

好，只是近黄昏。唐诗记录了晚唐诗人内心由于压抑与惶恐而锻造的诗歌风格的瑰丽奇绝。在晚唐诗人李贺的笔下，世界是个变形的天地，各种奇绝冷艳的色彩出现在他的诗歌中。而李商隐则用近乎密码化的语言诉说他不能直抒的压抑。他只能叹息，只能说一句：“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跟随着诗歌的流变，我们可以领略到在历史记载中所缺失的心灵史的变迁，在满口生香的文字中触摸唐朝。

诗歌发展到宋初面临着一个巨大的困境，唐诗已经为中国古典诗歌树立起了一座高峰，使后人只能仰望，至于如何去翻越这座高峰，宋人则一筹莫展。宋初诗歌选择了三条路子。一是白体诗，“白体”顾名思义就是向白居易学习，但是白体诗人模仿的并不是白居易的讽喻诗，而是他诗歌酬唱的闲适诗。二是晚唐体，他们追随晚唐诗人贾岛、姚合的诗风，诗歌清瘦，意象禁锢在花鸟虫鱼、山水幽壑、日

月星云、竹石风雪上。三是影响力比较大的西昆体。“西昆体”名字来源于类书《历代君臣事迹》的编纂，以翰林大学士杨亿为代表的馆阁文人进行诗歌酬唱，之后这些诗歌被集结成册，命名为《西昆酬唱集》。西昆体诗人的模仿对象是晚唐诗人李商隐，他们崇尚李商隐诗歌的词采华茂、隐喻浓密的特点，以咏史和咏物诗作为诗歌创作的主流。但是这三种尝试只能说是对唐诗的模仿，模仿最多得其形似而不能得其神似。宋诗面临着一个两难的抉择。宋代著名文学家欧阳修担起了宋诗改革的重任。欧阳修认为诗歌的创作不能靠埋首故纸堆，也不能靠亦步亦趋地模仿前人，而是要回归到生活中去，在生活中接受艰难困苦的攻击磨砺，才能拥有开阔的诗境界。宋诗不再像唐诗那样充满山河壮阔的家国情怀，宋代诗人开始探索被唐人忽视的生活角落。生命的美好并不仅仅在于宏大，于细微处亦有乐趣。如果说唐诗是青年人的歌，那么宋诗则像是中年人经过时代